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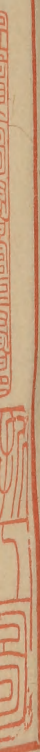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辯章目錄

中庸曰有弗辯辯之弗明弗錯也會稽實齋章氏學誠著文

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以明經史詩文方志

劉畧班志鄭焦之違其說辯矣然精詣者十之七乖繆者十

之三而世之不善學者往往舍其正而襲其違遺其精而逐

其粗故予不能以無辯謹就淺見節其要駁其違分為三卷

命曰辯章以膺世之稽經諏史纂志校書能文章者共商榷

焉光緒丙戌孟冬黃巖王榮

文史通義節駁上



內篇五卷

六十一篇

內婦學有書後實六十二篇

易教上 駁一

易教中 駁一

易教下 駁一

書教上 駁一

書教中 駁二

書教下 駁一

詩教上 駁二

詩教下 駁一

經解上 駁二

經解中 駁一

經解下 駁一

原道上 駁一

原道中 駁一

原道下 駁一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駁一

博約上 此篇駁韓蘇

博約中 駁一

博約下 駁一

言公上 駁一

言公中

言公下 駁一

史德 駁二

史釋 駁一

傳記 駁三

習回 駁一

朱陸 駁一

文德 駁一

文理 駁一

文集 駁一

篇卷 駁一

天喻 駁 一

師說

假年 節

感遇 節

辨似 節 一

說林 節 二

知難 節

釋通 節 二

橫通 節 一

繁稱

匡謬

質性 節 二

黠迺 節

俗嫌 節 案

鐵名

砭異 節

砭俗 節

申鄭 節

答客問上中下

駁 一

答問 節

古文公式 節 二

古文十弊 節

浙東學術 節 一

婦學 節 五 案 二

婦學篇書後 節

詩話 節 一

文史通義 節 駁 下

外篇三卷

六十一篇 內一篇二首 實六十二篇

方志立三書議 節

州縣請立志科議 卷一

地志統部畧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 上中下三篇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節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節

和州志政畧序例 印名宦傳

和州志列傳總論 節

和州志關訪列傳序例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上中下三篇 節

和州文徵序例 駁一

奏議第一節 徵述第二節 論著第三節 詩賦第四節 總駁一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駁二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氏族表序例 案一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永清縣志政畧序例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湖訪列傳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駁一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節

奏議叙錄 節

徵實叙錄 詩賦叙錄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 上中下三篇 駁一

亳州志掌故例議 上中下三篇 駁一

答甄秀才論修志書 二篇 駁一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修志十議等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藝文論附

五行考序

學校考序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記吳戴東原論修志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覆崔荊州書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為華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為畢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為畢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浙書武功志後等

書朝邑志後等

書吳郡志後等

書姑蘇志後等

書灤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第一節 駁一

書文史通義後一首

校讎通義節駁

原書三卷 計十八篇

一百二十七篇

原道第一三章 駁一

宗劉第二八章 駁三二節

互著第三五章 第一

別裁第四二章 第一

辨兼名第五二章 第一 案一

補鄭第六三章 第一 案一

校讎條理第七五章

著錄殘逸第八一章 第一 案二

藏書第九一章 第一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十章 第一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四章節
二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十五章
駁一節一

漢志六藝第十三

十三章
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三十三章
駁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十章
駁四

漢志兵書第十六

八章

漢志技術第十七

四章

漢志方技第十八

一章

書校讎通義後一首

浙 注 圖

辯章序目 畢

鄭駁三子宜商古之

有駁議 有詳必即未

有兼用三例者 則當直

去第 而存駁 改駁文

史通新駁 漸似牧豎

亦不接陳世東 塾漢

若此 以駁論為 評宗

毛為主 毛義若 隱略

則果表 必如有 不同則

下已 意使 可辨也

此鄭 在注 經之法 不

獨法 箋也 然則 亦

云三 鄭同 宗之 大傳 而

今漢 而辨 之漢 而

表明 也辨 而下 已意

也今 鄭若 詳覽 全中 收

毛氏 有駁 無節 節用

社注 節取 三鄭 則復

有駁 難則 則有 節有

駁矣 是兼 用三 也

乃以 鄭君 之家 法沖

辨章卷上

文史通義節駁上

易教上

黃巖王榮子莊著



六經皆史也先王之政典也易道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

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

迹非託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

特有擬聖之嫌抑且陷於僭竊王章之罪也

替虛

此指楊雄方元衛元嵩元包司馬光

而言

茶茶文之用有三明道也經世也紀事也六經之書易以水

辨章上

一

容方注周禮而不知周
用鄭君也而注何也
陳周禮而云鄭君也
鄭君之鄭君也
則其多也而何不知
此鄭君古人之也
其多也而何不知
置之不注既失其字
知服之義且開露才
揚已之風此字昔之大
病也由失鄭氏家法也
少授仲容在亦未漸知
氏家法

道禮樂以經世書詩春秋以紀事此不易之理也章氏之學
蔽於史遂謂六經皆史夫禮樂為先王之政典謂之史可也
易之教既出政教典章之先其道後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
則其為以道之書而非紀事之書以矣且文王拘幽未嘗得
位行道章氏既知之矣乃又曰文王就八卦而繫之辭非創
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
意所計及也然則所謂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
跡者唯詩書禮樂則也而易非其偏矣春秋亦非其偏矣後
儒擬易以擬聖澤之可也謂蹈於潛竊王章之罪非也夫子

不得位道不行而作春秋而孔子以為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亦可以借竊五章罪之乎且楊子太元存而太初術相應是
推以五章此借竊五章也章氏之言過矣

易教中

書

易為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術以時相表裏上古聖人問天
創制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術造術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
孰後大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篇無所作之理總緣不知為王
制也

彙纂易為王者改制之鉅典則文王拘幽演易已有代商之
志乎緣人不知為王制而擬易豈文王亦不知為王制而演

易乎且文王方以罪拘於羑里而又演易以重啓王之罪雖
至愚者不肖者而謂文王為之乎夫自大撓作甲子而始有
術則造術自在作易之終蓋易深明天地陰陽消長之道而
術則察測天作循環往復之教也

易教下



佛氏之學本原出於易教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
於聖人者言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耳

蔡葉章氏發揮易象之義兼包六藝遂謂西方象教原出於
易甚矣章氏之不知言也夫易之為書先王所以明道道在

天有陰陽在地有剛柔在人有仁義且有君子小人蓋天下
萬事萬物無不有道而易道無所不包故九流百家罔弗依
托是易之道原能包佛非佛之教專出於易也章氏可謂不
知言矣

書教上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
而記注無成法 王者述德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
書亡見春秋之作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
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

蔡葉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後儒謂紀傳法尚書編年法春秋其說皆未可深訾惟劉知
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譏尚書義例之不純則非也夫
尚書未嘗有例也二典居首而事言並載則此即為一書
之通例其後皋謨載言禹貢載事夏誓殷盤周誥事言並載
但通舉全書載言較多於載事故班志謂言為尚書亦未可
深訾也劉氏乃據後儒之言以議古書之失則真妄庸之
見耳

書教中

逸周書文氣不類醜駁互見其中有典言室訓為先王誓誥之
遺者 通典為卷二百禮典已占百卷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杜
氏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三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
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斯並記言
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書教下

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表樞紀事本末又病通
鑑之合而分以事類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者於紀傳事類於
編年決斷去取倖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

葉業謂紀事為尚書之遺此章氏之卓識

詩教上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閼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祀教也申韓刑名皆歸賞罰春秋教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多出於詩教後世之文其作皆備於戰國

詩教下

集文始於建安

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

而盛於齊梁之際

人自為集自存

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前人議文選其類

浙

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而別其作為符命則聖
主得賢臣亦當別其作為主臣矣班固自序為史述贊則遷書
自序當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
當別名為表矣七林之文皆設問也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
辨亦可標為九乎唯蜀文老亦設問也而別為唯作則客難當
與同編而解嘲當為嘲作賓戲當為戲作矣文選者辭章之至
果集部之準繩而清亂蕪穢不可殫語

案案此議文選標題深中其失

經解上

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
易春秋六經又曰編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是
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歟矣 詒子著書往往自以經傳如
管子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說說經傳自以其說
相經緯非有所擬而替其名也

經解中

墨翟之書初不名經 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 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

屬皆誦墨經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其後附
會稱經老子初不稱經清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李惺法經後

世律令所權輿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
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其於六藝之文
固無嫌也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雜經又九師曠禽
經伯樂相馬經他若陸氏茶經張氏相經酒制有甘露經貨制
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不足議也

茶案禡書稱經唯子部最多若史部稱經者唯文中子元經
集部稱經者唯屈子離騷經而已然王逸註訓經為經似猶
不知題經之為尊稱也

經解下

墨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揚雄法言
象論太元準易。衛氏元包。司馬潛虛。劉歆為王莽作大誥。河汾
六籍束皙補笙詩。皮日休補九夏。白居易補湯征。馬融忠經。宋
氏女孝經。鄭氏女論語。譚駘有卦辭。始收聲有月令。屈原離騷
經。王氏釋經為經。不解題為經者。始誰氏也。

原道上

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孔子有德
無位。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孔
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

其孔子乎

蔡案孟子趙岐注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則所謂集大成者原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而言非專指三聖也乃孫疏朱注皆謂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此蓋以文理審之較為親切耳其實未必也雖然伊尹學堯舜之道為湯之師伯夷就文之養諫武之伐柳惠生周公之國豈不與洵周公之道然則集三聖之事即謂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可也况孟子亦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何嘗不以大成許之但孔子生周公之後復兼三聖之長

固當視周公為尤盛耳乃韋氏以孔子有德無位不得列於
一成然則孔子言孝乎惟孝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其亦強辭
以應或人耶夫無位不得一成則不仕何以為政然則孔子
之言亦非即不取孔孟之言而特為創論祇見其不知量耳

原道中

秦之悖古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更為師則亦道器合一
而官師治教未嘗分岐為二之至理也

案商書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君師治教之分自古然矣周禮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

民鄭注以賢謂德行道謂六藝是也以師為師氏儒為保氏
非也師氏為天子之中大夫保氏為天子之下大夫而孔子
乃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其語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
為小人儒毋乃僭耶考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
儒鄭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而賈疏以為鄉立序州黨及
遂皆立序教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則非師氏保氏之官以
吳鄭注前後不同當以地官注為正秦以吏為師所學者法
令且何道器合一之有哉

原道下

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
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
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

案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有存之言也謂其以博自於也其

曰工文害道者為其溺於文詞也且將以文為道也章氏議

其并臟腑而去之未可謂知言也且章氏不嘗自言之乎原

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蔽

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取也非即玩物喪志之謂乎才

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侷之若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

焦思以攝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非中文(二)害道之說乎乃
章氏自言則是而宋儒言之則非也此何說哉

原學下

館

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
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時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
有所以散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
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為執柔之迎敵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
為末流之託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則亦
弗思而已矣

荼葉維持風氣之說章氏之至言也我朝經學風氣開於
顧氏乃顧氏尊朱子而後學訛朱子此風氣之敝也章氏見
世之蔽於經學也而欲以史學拯之故謂六經皆史直欲合
經史而一以貫之矣意非不善也然於史無述而惟志有作
因即以志擬史烏夫法言太元之擬經僭也郡縣志書之擬
史獨非僭乎是章氏之蔽於史也然其文史通義之作初意
這詞必由己出雖純駁互見而以肩隨文心史通如駱之斯
夫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宜乎經學之士雖以遺其識訕而猶
重其書也歟

博約中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
坐宗仰王氏厚謂伯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今
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
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款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
修不取玉伯厚之善搜遺逸焉

蔡案此篇譏切漢學諸家中其失

博約下

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致

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

蔡崇蘇子曰吾嘗讀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

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此博聞強記之功也而章氏

議之以謂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算類策括者耳韓子曰記

事必者提其要纂言者心鉤其元此博學反約之道也而章

氏議之以謂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擴捨者耳章氏方務

專門成學而不以韓蘇為法則彼之家教將何自而成耶且

韓蘇之言抑豈尋章摘句之謂耶彼謂蘇氏之類求韓氏之

鉤元提要王伯厚氏之纂輯皆不足以成家可謂大言欺人

而厚誣古人矣

言公上

譏遷史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

當蘇明允史論 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載遷書以謂盜竊而無

恥鄭真仲通志 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合尚書左國將為

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固書不用遷史將統出決科之同題而異

文乎

案案此條可謂罵論鄭氏譏固而所作通志除二十卷外乃
全襲歷史舊文彼何自安於無恥耶豈在已知可而在固則

不可耶

言公下 賦作凡十二段

葉葉上篇歷言古人之言所以為公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
為己有者凡六而下篇歷舉制誥館局文移書記幕集樂府
點竄擬文假設制義十次以為言公之証他不具論如制義
者今人私之久矣特以代聖賢立言而即謂之公可乎

史德

浙

史所貴者義也所具者事也所為者文也非識不足以斷其義非
才不足以善其文非學不足以練其事能具史識者心知史德德者

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
養未底於粹也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
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
文摯天下之至文也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氣合於理天也
氣能達理以自用人也情存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
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諷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
從羨慕而倣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
筆削不亦悖乎 夫以一身坎輒怨譎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
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

著述之可傳乎

若案史遷微文刺譏誠所不免觀十二諸侯年表序言春
秋有所刺譏衰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是誤說
春秋因而誤學孔子亦猶楊子書雲以孔子見陽貨為
屈身以伸道故遂仕於新莽而不疑亦以誤學孔子故也
且子雲之失大史遷之失小君子猶當原其心焉耳若
後人又誤學史遷則誠如章氏所訶矣章氏此篇理至
義精立言不朽

史釋

國史府史之史類不為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之名無異義也府

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名無異義也府
史之史今之書吏五史今之內史六科翰林中書之屬皆守掌
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業章氏每云以史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始復古制由是
言之則夫子之教學乃事不師古矣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
者是古非今而以其以史為師則又生今反古矣

史注

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如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
來所謂不離古文考信六藝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

篇占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創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

茶葉徐氏無黨五代史注即歐陽氏所自注特托名於無黨而耳乃紀氏譏其淺陋章氏譏其簡畧似全不審其文理者誠所不解矣

傳記

春秋三家之傳各記開闢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載之記者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近代始以錄人物者為傳叙事蹟者為記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叙人何嘗不稱記適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明自嘉靖而後編

文為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
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私之試問傳記有何
分別不為純脚又豈宜為記耶記之所嫌而傳為屬禁是重史
而輕經也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傳耶
朱先生居竹嘗言生人不當作傳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為父報
仇殺人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
時楊尚生存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詆家私傳相訛以
即隋唐經籍藝文志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不一而足
往者躬撰湖北通志勤為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

傳之例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不可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為
人物表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

案案志史之附庸不當擬史其人物志自當分門別類不
得概稱列傳僭用史傳其以史傳入文徵是也而正史有傳
者但列於表非也當依前志節畧之語仍列人物傳中乃得
述而不作之義其說別詳於後

習固

浙

是非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酸酒也是堯而非
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

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築案習固而言固非真知自矜創見亦屬大謬如近世學者
純知尊漢學而卑宋儒道則右陸王而左程朱文則尚六朝
而下韓柳字則取北碑而舍鍾王其與韓非之慕秦而譏堯
舜乃相去幾何矣習固之言談何容易

朱陸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
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僻無稽之學究則其
所攻築其所業相反也即偽陸王以改真陸王也

案不知指何人觀書靈弄

縣志後謂其詆毀湯
明豈指陸清獻耶

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

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
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 陸王之攻朱足以相
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獲也蓋
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
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得無失訓
詁者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
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
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

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
教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
深於朱門之從學克其所極朱子不免前賢之畏後生矣豈究
其承學實自朱子教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

朱子一
之學

傳而為勉齋九峯再傳而為西山鶴山東萊厚齋三傳而為仁
山白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
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
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無如其人慧過
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攻陸王
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豈朱者之即出朱學

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
不從風而靡矣 夫畧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高導
從而不廢者也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心去取
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 不必深知者習潤口舌之間肆然
排訛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首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

益案此篇力排東原戴氏心平識精深切著明學者宜三復
也

文德

劉勰本陸機而昌論文心蘇轍本韓愈而昌論文氣未見有論
 文德者夫子嘗言有德者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言
 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
 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
 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欲以怒臨
 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能為古人設
 身而處地也

文理

此篇論歸震川史記五色許本因及趙氏声調語謂
 為不知古文法度不知古詩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
 生其啟悟特不
 可据為定法

文集

文集之名仿於晉代

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稱諸葛氏集

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譜及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

詩賦為文翰志而介諸子軍書之詞則集部之漸日河至阮孝

緒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

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 郎蔚

之洪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王方慶寶章集

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

集名矣。唐志所收

卷

篇卷

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
 十有八書禮亦皆卷少篇多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
 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惟司馬彪續後漢
 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為狗卷大交班書子卷之法作備唐
 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
五其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
 有五台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
 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
 一百九十餘卷耳 至於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弓即卷之別名也
 元人說郭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

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必欲計卷量冊短長而為
銓配可也

天喻

風氣未河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

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而周天之量度屬之占驗未嘗不
應此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

桀桀天子有百子兆民所歸者太子而已天下有萬國天象
所照者中國而已此說曾於青田縣志中言之何不可以理
推測耶

假年

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

以徵也螻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之鳴也首言客有

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年而無遺憾矣或傳之為名言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十年而猶不

達也

感遇

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

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偽學偽學巧也

辨似

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知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為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案案中言東原竊書余嘗聞同年董覺軒沛之說則東原之校水經注乃竊之於金謝山者也

說林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縱宗旨不殊而所

主互異也 考証之侷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不一二
而足則必標最初者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乃是慎言
其餘之定法也

彙案此說乃考據家之定律書

知難

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非馬

相

如賈誼

劉知幾

亦云盛矣然而

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過
合之知所以難言也

釋通

梁武帝通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鄭樵通志杜佑通典司

馬光資治通鑒裴麟太和通選

做孔道文苑
蕭統文選

此四子者或存正

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

部之通於斯為盛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

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詳鄰事其長

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

原題三曰忘標目

浙

橫通

老實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

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尋常也

與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

葉案吾友王璧橋樂廳述其友孫範堂拱宸之言有所謂飯通者言人年紀漸長更事漸多則其學問雖未至於通而閱歷既深言多中理文亦漸進是所謂飯通也余考孔子自言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亦有飯通之意今人以飯通為輕薄之詞與橫通之說相

似豈通人之論哉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
狂狷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亂而為四乃人心不古偽狂偽
狷者流且亂四而為六究且因三偽而止三德矣 莊周屈原
其著述之狂狷乎鄉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
道也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
自命也

榮業偽狂狷賊莊騷可以發人深省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於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黠也
非黠也陋也宣城梅氏之麻算家有其書矣哀錄麻議書盈
二卷以為傳而入文集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
案文累萬言以為傳而入文集

修陳己之功積而曲終奏雅

則曰吾先人之教也敷張己之榮遇而賦卒為亂則曰吾先德
之報也長楊上林諸賦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
稱親者一歟應人請而為傳誌序人請乞之辭一則曰吾子
道德高深言為世楷直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文采

不互動人學問不足自立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虛為碑誌
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

榮業袁簡齋集 杭大宗集多 臨此救弊

俗嫌

返之遭李愬之毀歐陽辨師魯之誌
榮業歐陽辨范文正之誌所係更大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
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其異也

砭俗

亦壽不見於古而叙次生平一月記述之法以為其人之不

稱壽不見於古而叙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為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卒於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為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

申鄭

書

鄭樵生千載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書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獨取三千年来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法偉成一家言者也 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

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印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
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并述之道豈可不求義
意所歸乎自遷固以來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
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

答客河中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高此者多獨
斷沈潛者尚考索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獨斷考索欲其
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
斷之學馬貴其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

茶案以上四篇皆申鄭漁仲而抑馬貴與蓋章氏之學與漁
仲略相似漁仲喜於獨斷而疎於考索章氏亦然故針芥相
投而譽之不置也然平心而論馬書自在鄭書之上

答河

書

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
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

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方氏本不甚深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
補於文反同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

古文公式

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即
唐宋八家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存不互奇
王介甫說為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
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

案葉介甫謂其文學史記三王世家章氏蓋誤憶耳

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非宋時奏議上陳詔
旨下達之作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絢則臣抃言三
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
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高唐廣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古文十弊

一曰剜肉為瘡名士母氏行述謂乃祖衰年病廢卧牀澀便無時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又述乃祖蹙蹙然不

安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也二曰八面求圓江南舊家先世有為子

聘某氏女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偽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而譜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為壻也

三曰削趾適屨嘗見名士為人撰說其人蓋有朋友氣誼乃敬韓昌黎之志柳州而並非事實四曰

私署頭銜名士為人作傳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柢余與某甲為功於統術耳為人作詩集序述人謂序之言曰君

與某甲有名五曰不達時勢為雍正中仕宦作說絕餽遺云云六曰同里銘旌昔

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將死召所知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七曰

畫蛇添足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北端廟氣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八曰優伶

演劇

謂如傳婦女武人目不知書者述其言詞往往出入風雅

九日井底天文

問架結構眉目筋節

點睛添毫來龍結穴以時文法度為古文妙境

十日誤學邯鄲

史傳往往刪節原文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於引

論不具戲中經起者謂謂發軔之離奇於削餘文遠入正傳者說為篇終之峭峭

茶案此論近人文作之弊言多切中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如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揚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截山劉氏存良知而意以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識也梨洲黃氏出截山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

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門戶之見故

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門戶之見攻
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以為然也世推顧亭林氏為同國儒
宗自是浙西之學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互相推服不相非訛
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

書

茶業此條頗存鄉里之見敬恭桑梓亦其理也但顧氏之學
當在黃氏之上而第以博雅稱之未盡所長

婦學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比之更無可

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燈場
章絲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

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雜兒女子亦

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塲演古人事

妄擬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

如謂真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而貞者亦萬無如此

自襲也

羣案以論甚卓余早持以論見於答友人書而不謂章氏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詎其女弟曹昭就東現踵而成之

於是公卿大臣執贖請業

大儒馬融從受業書句讀

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

又符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宦失傳博士

上卷六常律是之也宋氏家傳周宦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

上秦太常韋逞之母朱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
員百二十人隔絳帷而受業賜朱氏爵号為宣文君此六擴千
古之所無矣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即如靖邊之有譙洗
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六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
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

唐朱以暹婦才之可見者如朱尚官之女論語侯都氏之女存
但雖才識不免迂陋而趨向尚正雅正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
道昇之著畫精妙後世以鮮有其儔矣

茶案宋史藝文志女孝經乃唐南散郎侯莫陳邈妻都氏撰

魏姓侯莫陳三字皆稱侯莫陳部必不當稱侯部也

聲詩或于三唐而女子傳篇二寡篇什最富莫如李治薛濤魚

元机三人是知女冠坊妓多又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門篇簡自

礼儀之戒此其明徵矣

自唐來以迄前朝國制不廢女樂戎朝礼教精嚴嫌疑慎別

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

益于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

職官生監並足行
此有虧永不叙用

每見名流板

鐫詩稿或化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不知生今之世禁令未

媮更何論乎文墨

名士詩集自具枷杖供
拾雖滑未識字可矣

古之婦學必由礼以

通詩今之婦學雖因詩而敗礼國由去行之久人得邪說以陷

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因由去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
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何玉為所感哉案
言仇逢出於子衿古人所有於標流於中悃前代所去詭絕
禮殊授受輒以像情詩靡之作托于斯文氣類之通目而臆
甲乙于傳臆求品題于月旦此別叙接句曲商代
往之有之靜女陶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婦學篇書後

整

圖

以情理言之黃氏婦學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
應若是懸殊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而近日不學之徒援
據以誘士女踰閑蕩檢無後人禽之分刻解詩之誤何異
誤解金縢而啓居攝誤解周禮而啓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

斯極即當日與朱子亦難者二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
貴風雅不學之徒擇為風趣之日去知士女頓忘廉檢徒風夜
靡是以二徑為尊歎宣淫之具刻非聖無法矣 或曰後者之
謳輿人之誦皆出氓庶吞日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
時久遠轉為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
文學士者也

詩話

浙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詩品論詩猶文心雕龍之論文也
門在象文心体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文心籠羣詩

品深遠不藝類流別也 自子也來本有詩出乃使人知周史叙

文章家文心体大如意周詩品思深而意遠文心龍單解之詩

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 自孟榮本事詩出乃使人知因史叙

詩之意通於史部之传记矣向或詮釋名物通於任部之小學

矣或泛述聞見通於子部之雜家矣 朱儒講學躬行實踐不

易為也風氣所趨撰諸錄以主奴朱陸列盡人可能也論文考

藝溯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党伐周異則盡

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

著惟意所款之言可慶也可危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过失是

祀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道人心之害醉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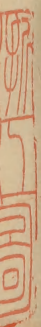
聰以才智而網入於禽獸之域其机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

醉疑當作醉
原書亦作醉

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又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禡也

茶案婦學詩話二篇專攻袁簡齋而作實有闕於世道人心
伍崇曜跋謂簡齋固多可議六何至天下之惡皆歸似猶未
達作者維持風教之旨

浙江圖書



辨章卷中

黃巖王祭子莊著

文史通義節取下

方志立三書議

館



做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做文選
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缺一不可 紀傳正史嘉熹之
流別也掌故典要宦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逸風詩之流別也
三書之外別有叢談此徵材之所餘也

卅果請立志科議

諸曲史中特立志科愈典史之稍以於文法者以充其逸之為

成法俾如法以紀載如案牘之有公式焉

茶案此意良善但典吏通文既難其人而請託之私紛然滋起有美意而無良法未可行也

地志統部

此釋洪武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稱布政使司謂當改稱都院以巡撫為主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唐虞租庸調而為兩稅又變兩稅而為一條鞭法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

浙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史籍浩繁春秣附庸蔚成大國

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

名墨象落小宗支

別再世失傳 名家墨家後代不復有其書

和州志列傳總論

臣民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上中下

晉摯虞創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論薛季之端身范史文苑

列傳所由倣也 傳亮續又志沈約朱世文序志張隱文士傳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

述特編列傳傳益創例也 茶案說詳後

和州文徵序例

國語十二國風十五典訓風謠各有攸當

辭章

案國語止八國當作國策但國策不尚稱典訓蓋序氏
誤記也

館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文選以賦為冠冕論時則班固
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為典要而
後代選文之家奉為百世不祧之祖二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
而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訣體也

論著第三

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

詩賦第四

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其於州縣文徵為近

纂案和志則該序例言雖有物然移之各府州縣皆可
通用此地志正體也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而方州之志則多感於
地理類書之例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

周王益著稟承所由始也

茶案方志之書與國史體裁迥異國史以帝皇為主故首本
紀方志以地理為主故首輿地而輿地必首沿革星野者猶
春秋魯史首曰元辛者著隱公之始年次曰春者著天時之
始六書名之所本也又次乃曰王正月者言奉時王之正朔
猶輿地沿革必說於本朝之職方星野必說於本朝之
實測也然列方志首沿革以攷地理之原次星野以驗天文
之應猶春秋首元年而次春乃不易之理也若以正月係王
為著承稟所由始則當如朔傳於隱公元年之上首揭周平

王四年九月庚午孔子之義不老朝必之象即事民好言擬

王四十九年矣豈孔子之義不若胡氏之密耶章氏好言擬
史謂後世地志為摘比之類書不知史分紀表志傳六類書
之體也而傳有儒林循吏酷吏游俠佞幸滑稽貨殖之目尤
類書之例也詩分風雅頌四體六類書之意也周禮以官分
類儀禮以冢鄉邦國王朝喪祭有次六類次之法也易分上
下經亦有分類之義故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曰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類之時義大矣哉經之依時代而不分類者惟尚
書春秋耳而可援為後世史書地志之法乎且論謂地志無
紀為振衣而不知挈履詳目而不能舉綱吾觀永清縣志皇

言紀所錄惟足 罕見其贈地封之屬是乃一家之光寵何

關一縣之願綱開卷之初與地未書人物未列突取 皇言

冠於首簡使覽者不知其人為何人不知其地為何地且不

知其書為何書即古人載言之史亦斷無此義法也

尚書載言而堯

典首詳名字次記功德而後載其命官之言可知書體不同其叙次各自有法不得突如其來也

乃謬仿史

書強分紀表圖書略傳六體而以輿地之圖列職官選舉士

族之後亂襍無章莫此為甚斯真好為更張強作解事者

矣願與天下深通史學者細商之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則稱本紀班固不達其意

通鑑十卷而題為本志

遂併十志而題為本志

蔡崇班固敘傳但稱紀表志傳並無本紀年表本志列傳之

稱書首一頁殆顏師古所加本紀但稱帝紀而謂班固不達

其意十志題為本志似矣惟府州縣志書與地版籍建置風

土志之本也。可稱本志。職官選本之表。名宦人物列女傳志

之輔也。可稱列志。猶三國紀傳統稱為志也。藝文金石之

屬可稱餘志。火祚兵寇之屬可稱雜志。約十餘目分為四宗

斯則方志之正裁。史家之具體。有表志得法体而无紀其皇

有玉風不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列於首篇也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諸帝有紀無傳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莫若一帝紀終即以
一帝之傳次其紀後且崇其名曰大傳

茶案遷史孝文紀末班史元成紀贊皆撮敘瑣事無異傳體
至于樊噲排闥張良躡足之類並見諸臣列傳何若後敘帝
紀之後致滋冗濫章以此論真孩童之見矣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茶案職官之常表固也然班氏百官公卿表其序列全為志
體而但以表名州縣職官六當叙其沿革雖為表面仍可以

志稱不必仿史例而改稱表也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茶案作表之法必有經緯進士舉人科不同年貢生年不同
科武舉科年雖同而理宜分載則選舉一志不可作表矣尊
氏亦仿職官之例何其謬也又表文之下更注有傅班氏藝
文志例也未可謂其據而不精

惟府志省志科舉亦可作表
進士舉人仍當分為二表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茶案士族立表可也但文獻大邦偏州陋邑皆當自舉人始
而五貢不預焉以其繁也今云或以舉貢為律或以進士為

律則為例不純非著述之通裁矣且文獻大邦當溯源前
史如吾黃杜氏則唐書有表趙氏則宋史有表當首為援引
者也晉書之任旭宋史之二徐雖後嗣式微當存其產略者
也往者吾友王子常刑部脩訂番巖縣志亦從章氏之說創
為氏族一表然不錄唐宋二史及任徐諸族而以所居鄉里
僭稱郡望尤失之甚者是以劊劊之時削而不載焉今觀章
氏之論與其過而廢之也毋寧過而立之別歆之言信矣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茶案肉書五篇姓見地志本體此篇本宜冠首而廁在中間

是首隱於臆肩高於頂矣以為別識心裁誠所不解又案章
氏深咎馬遷創史有表無圖遂使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
蹟不知馬班年表清訛已多三輔舊圖元和圖志其書本以
圖名今俱存書亡圖由是觀之縱使馬班創定史體六表必
有存圖之功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即人物志

圖

案案傳之名創於史遷而班陳以下但標傳名不復稱列
至於史遷儒林循吏之傳特出標題而班史於董子兒寬各
自為傳不入儒林循吏之篇者其文富其業多可以自成一

近代也志人物一門多立
名目既不允滿又不暇極
章如此尚似未可急非編
謂修志不以不充實為
者入列任不更理日其不
此等或以一節信者列
故史亦行有之標目以
稱林文苑之類題列
三其名臣任績之高
正史本無此目者概
胡之可也 楊道復

隊也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知標題別出雖曰類聚群分
實則事蹟無多不得不從其合理勢然也今以州縣志書其
人物視一朝之國史何如哉是以宋元舊志概從品藻深得
史遷之意今章氏創為列傳依時代而不分類擬史傳而占
空名吾不知其異於纂類之書者何在也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江

列知裁識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為科律率書節
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
不知類也

太不乘及莫書雜皆列傳之名而列女傳但標傳名不復稱列

茶案後漢書雖沿列傳之名而列女傳但標傳名不復稱列
今既稱列女矣復曰列傳何章氏之不憚煩也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列 館

此目係章氏所創其實當為附志無所謂列傳也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列 圖

此目以章氏所創其實可詳於藝文書錄不必立專傳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列

奏議可現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
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矣裨

奏議叙錄

蕭統逸文用賦冠首賦乃六義附庸而列于詩前騷為賦之
鼻祖而別居詩後任情顛倒六後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鑒從而
宗之又何說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圖

班固古今人表不當以九枚定人強分位置又劉知幾摘其有
古無今名与实舛說亦良允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
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

茶榮著作之大者無不以纂類見長章氏之言非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斷代書蓋有三門。班陳專門名家。晉唐集眾所長。宋元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備。其強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繁。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人物列表其善有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今於傳刑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

圖

五

析

幾衰而不猥疎而不漏其善二也鄉党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庸耳例傳無可著之實則又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茶案此說甚有條理其例可從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別志不能自見其意矣

茶案掌故志之本也別出為書非志之體也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既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

案通典不載經籍不得混稱三通

卅郡志立倣

自前月案當云倣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

附志藝文當徵三通七略之意不得混稱三通 州郡志位做

自前明案當云做自西朱 僕以謂脩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

人之成書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

以備遺忘

第二書

書 館

范史分三十吏志當云司馬續漢 一曲章宜歸詳志也學校祭祀一切用

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奉行豈可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

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現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

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 一文選宜相輔

佐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朱撫軍

案當云作十表若志列
唯地理藝文二志自注

撰三吳文獻錄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今當另立貞節之傳其
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
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伎文苑獨行諸傳之例

修志十議

呈天門
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近真有三長識之以斷凡例
明之以決去取公之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哀苦界
難調劑眾議難廣徵載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
忌詳略失體忌偏向文辭忌雜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
蹟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 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

科甲宜化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簡
要嚴要眾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体
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一議職掌二議考証三
議徵信四議徵文五議傳例六議書法七議援引八議裁制九
議標題十議外編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
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為篇
叙高自位置幾于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六謂文簡事核

訓詞爾雅後人至欲奉為脩志楷模可為倖矣今現其書蕪穢
特甚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人物首列右稷以至文王次則

列唐高祖太宗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姓且勿論

蔡崇季氏既知方志不當僭列

帝王祿可上
微國史耶

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如謂後有天下

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

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政錄之耶則唐

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

顯懿二祖何為刪之在也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向獨無

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

之太穆實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圖止有二而蘇氏璇
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冒中全無倫類者矣充其義例
既列文王於人物蓋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
物蓋取六陳之圖冠首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管
師志衰貶並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蔡崇譏評康氏之失條最無比不知康之書何以得名耶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

四曰田賦 五曰名宦 六曰人物 七曰雜記 總約不過六七千言
用帛十二七番 志乘之簡 無有過于此者 康為作序 以極稱之
今觀文筆 較康實覺簡淨 惟總志於古蹟中 入唐詩數首 為燕
襍耳 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 故以志法繩之 韓氏直是一篇
無韻之朝邑賦 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 入於六朝小書
短記之中 如陳留風俗 洛陽伽藍 諸傳記 不以史家正例求之
未始不可通也 然陳濟從建文有濫采野史一謬也 併選舉於
人物舉人 進士 不載科年 二謬也 書其父事 稱韓家君 至今人
不知其父何名 列女 稱韓太宜人 張氏 不知何人之妻 何人之

不祀其父何名列女稱韓太宜人張氏不知何人之妻何人之

毋三謬也武功用帛六十餘番二美一冊是用而必分七篇以

為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帛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

六分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二家方以他者自命此等篇題

名目猶且不違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

量力概可知矣

圖

茶案所譏三謬正中其失總之康韓二志皆自具別裁非方

志之正體也

書吳郡志後

浙

苑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

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城郭曰學校曰管寨曰官宇而

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宦吏曰祠

廟曰園亭曰山曰兜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

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宦現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

塚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証曰雜詠曰

雜志絕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今學者論宋人方志推羅氏

新安志与范氏吳郡志為稱首余諦審之笔清筒編次雅潔

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而沿革有郡無

縣別眉目不分矣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守

元八卷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果在而先有學矣故

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存縣之學是未出果名而先有學矣故
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功曹掾屬與令長相
向襟次六嫌令長之名在果記之先也人物依此編為八卷不
用標目分類尚為大雅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

茶葉章氏識范氏之倒置及別出虎邱於山之外其說是也
乃其自定志例人名未出首紀皇言沿革未詳先表官職

選舉列地圖之先掌故在志書之外世乃先後倒據而不
精之甚歎何其明於觀人而暗於察己耶又謂人物不用標
目分類為大雅然則史記循吏以下漢書儒林以下皆小雅

之倫耶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為之
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
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
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
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官績次人物分各臣忠
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荐舉藝術襟技遊寓列女釋老凡
十三類殿以紀異稌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為齊名臣分卷

六人物中名臣分卷十忠義孝友合一卷儒林文學合一卷倉
場驛通合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約略紙幅多寡為之無義
例也出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未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
不出於此者如茂瑞之三表是也一日郡邑沿革以府縣為郡
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為目但有統部州郡而
無縣邑即其自標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
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為體縱橫以
分縱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文如守令表必以郡
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為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為

緯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刻無雜列款而書斷無徑緯作表
之理蘇州吳國吳郡平江路府此皆先後沿革之名今乃縱橫
列表胥吏之簿不此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
松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
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
則二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科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
不為也科第之表冝旁書屬籍為徑上書鄉會科年為緯舉人
進士皆科第也而又分列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
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於事為倒置現者

耳目且為所亂又胥吏所不為也人叙自古兵革事列為平亂
一內六不得其解也

茶案所議三表荒謬無理其說良是蓋文人不諳史法又欲
強效史體故有此失誠屬可笑若章氏固^諳史法者也其謂
權攝与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六必無縱橫列表之法
今分列科目虛占篇幅誠以于責人矣乃謂科第之表上書
鄉會科年舉人進士不宜分列二表不知舉人科年係子午
卯酉進士科年係辰戌丑未亦斷無同時並見之理今分列
科目虛占篇幅乃胥吏所不為而章氏竟為之乎且進士居

前舉人列後非徒以科目之高卑為次亦以立科之先後為
序蓋進士之科目自隋唐而舉人之目自明始也今若先舉人
而後進士是將先列以人而後列隋唐宋元之人矣豈史法
哉

書靈壽縣志後

平朔陸氏隴其揆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
典四曰天祀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分后妃
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田賦藝文分上下卷
祀典天祀物產均合為一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

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閔靈壽者編年而書紀事可附地理則
舜曲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建置刪坊表而
云所重在人不在坊其說則迂談也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闕邪
崇正二迂而無當也官師選舉心存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
初之意則尤謬矣才志該宗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
不可列為人物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為不謹嚴也至於篇末
與傳雜雲議其云各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
其略雜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
史遷所叙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

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也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僊
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

祭案取陸氏之失皆是也惟以紀事附地理為謬則非矣史
以帝王為主故本紀不可入地理志而分州置郡未嘗不可
書於本紀志以地理為主則篇首不可偏耳而歷代大事未
嘗不可附於地理章氏意在以紀為首故橫加取詰耳

書文史通義後

浙

實齋章氏之學益從史入而得力於漢書藝文志者為多漢志
序諸子兵書教術方技以為皆出古之官守此自流而溯其源

也而章氏遂謂六經為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古無私
門之著述夫子未嘗著述也以文字為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
治教之分途也現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豈不泯泯其可聽与
然而文王拘而衍周易孔子危而作春秋是此二經者決非先
王得位行道之跡矣決為私門之著述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為商大夫雖曰不作而既有所述
只豈非私門之著述乎莊子稱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不辯豈非夫子之著述乎三代之世官師合一治教不分其言
美矣而夷考其實雖堯舜之聖不能也太上有五德其次有五

予著既近信致辨又係
差下嘉為此跋但論其
弊、大者三策此段不
句、小者不宜列入
孫治漢

功其次有立言三者皆不朽立德者明道而能體道者也立功
者行道以經世者也立言者或明道或經世或紀事者也遲任
周任皆古之立言人也其必有著述明矣特以其書不傳於後
世不著於漢志而遂謂古無其事其可乎否耶其原道篇曰三
人居室而道形矣夫道之形何待三人耶聖人之道造端乎天
婦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然則二
人居室而道形矣由外分任智崇禮卑足以察天地之理而歸
萬世之嗣何待三人哉且三人居室不知其為室人歎友人歎
行路之人歎抑聚謀劫奪之人歎而何道之可形哉吾觀章氏

之創論矯誣者十二正論者十二而特識有六固不可竟沒其
 長二何能全護其短蓋天心之與國史通之附庸肩隨二書如
 駢之新識亦不易才矣然其肆為矯誣之論何可掩耶夫謂六
 經皆先王得位行道之書其失一也古無私門之著述其失二
 也三人居室而道形其失三也謂六經皆史而不知經有明道
 經世紀事之殊其失四也以周公為集大成而孔子不得列於
 一成其失五也秦人以史為師始復古制其失六也以方志是
 國史而有紀表列傳之目其失七也志首不列輿地而先列紀
 其失八也遷莽列表其失九也國史帝紀之當次其行蹟名

曰大傳別為例不純事多冗復其失十也譏韓蘇言學為尋章
摘句之事其失十也譏馬氏通考為摘比纂類之書其失十
二也至謂周官法廢而書亡為春秋所由作以補孟子所未言
不知歐陽五代史實其自注而託名徐無竟猶其失之小焉者
耳然而推揚今古卓識宏裁亦多後先儒所未後以謂君子之
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其特識一矣國風男女之辭皆詩人所
擬作其特識二矣近世漢學源出朱子其特識三矣作史富據
舊文遷固因龐理之當然其特識四矣謂文選先賦後詩多立
符命述贊諸目顛倒燕謀其特識五矣謂袁樞紀事本末得尚

朱子改通鑑化二本
夫謂國語之流弊
尤勝今注六矣下

書之遺其特識六矣至於傷世教之陵夷慨學術之流弊端後
儒之趨向樹先正之楷模亦多可取者焉如謂史德貴在心術
不可怨誅君父其正論一也謂文士為人作傳不必身居史官
其正論二也謂東原戴氏學本出於朱子而敢於排朱子其正
論三也謂為古文辭必欲以怨其正論四也命莊者妄命騷者
鄙皆為偽狂偽狷其正論五也古文十弊識近人文體之失其
正論六也婦孺詩話二篇識切簡齋袁氏其正論七也名士文
集好載言情之詩未嫻禁令其正論八也歷史列女傳當兼載
才女賢婦六當但傳節烈其正論九也謂朱子之學性命事功

學向文章合而為一其正論十也謂前代帝王后妃不當列於
方志人物其正論十一也選文之例奏議當載報可。託諷當錄
事由。使讀者有可考其正論十二也蓋其議論剴決不留如矢
之悍瑕瑜不掩有玉之情余故平心論之於後之讀是書者
光緒丙戌三月癸亥晦王荅記

浙江圖書館

辨章卷下

黃巖 王荅子莊著

校讎通義節駁

原道第一

館



列歆七略班固刑其輯略而存其言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
總要蓋列氏討論群書之旨也此最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
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教語耳

茶案班氏藝文志序稱列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
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修其篇目撮其
指意錄而奏之此子政別錄之體也又稱向子歆總群書而

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
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此子駿七略之目也宋言今刪其要
以備篇籍即列以討論羣書之旨小顏所謂諸書之總要者
耳蓋志載各書篇數家數皆刪取六略之目其五種之末各
言作述傳授源流始末乃全取輯略之文殆未有所刊削也
吾觀隋唐二志皆載別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別歆七略七卷
是小顏作注之時七略原書赫然具存倘班氏採掇果有關
失必為集注諸家所拾補奚待章氏之嘆哉況輯略原止
一卷而藝文一志裁喻二卷者則以全取輯略之文而又刪

取六略之目故耳當正之日劉歆七略班固載其輯略而刪
取其六七略雖亡其綱要盡在是矣

宗劉第二

館

七略之流而為四部以篆隸之流而為行楷

篆隸七略之流而為四部猶小義之流而為十三經一則由

分而并一則由合而分若篆隸之為行楷變也此流也

韓愈儒家柳宗元名家蘇洵兵家蘇軾縱橫家王安石法家皆
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者也

茶案後世文集皆兼經史子如韓集禘祫議及葬服議經之

手必所滿二為字術
時相正耳此類似未
據其旨趣臨治讓

類也碑誌奏議順宗實錄史之類也五原稌說子之類也柳
集論語辨非國語經之類也碑志行狀史之類也回答稌題
子之類也他集皆倣此今以該集擬該子猶該子之擬以經
也其不可也審矣

類書不可稱為一子隋唐以來編次皆非也如文獻通考之類
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
案文獻通考不可謂之類書藝文類聚未可附于總集

欽書始于葛稚川至說部而極富自立書欽名目附之史欽之

後

宋志藝文史部
創為史欽一條

評点之書其源以姓詩品文心然彼有評

無點成一第言後人嗣起如史記茅坤歸有光墨議批評豈可
後歸正史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鑪之毛詩豈可復歸
經部凡若此者附於文史評之不廣不失流別之義耳

互著第三

書

著錄之創為全在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為三自鄒樵始也金
石一略無石經祥異一條地動圖瑞應翎毛圖名士一條文翁
學堂圖忠烈一條忠烈圖等類詳載藝文不入圖譜此何說也
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言裁其弟子職入小學記百三十一篇裁其三朝記
入論語。及小正大戴收之。小爾雅。孔叢子合之。

辨嫌名第五

鄭樵藝文略既有班昭集後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為二人
矣。晁公武郡齋志張君房題說題為張應英則二人而誤為一
人矣。

蔡案實齋以平原君朱建為趙勝其誤亦不減於鄭晁

補鄭弟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六有後言太易者昔

王輯鄭書注及
定字所輯記名存
各世間有刻本矣
高生手改蒙月非
誤也 孫詒讓

王應麟宋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群書者為鄭氏周易鄭氏尚
書注宋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
踵其成法綴輯逸文搜羅略編

茶案王伯厚有周易鄭康成注為卷無鄭氏尚書注蓋實齋

誤記也

著錄殘逸第八

蕭何律令叔孫通朝儀張霸尚書尹更始春秋皆顯著紀傳而
本志不收舊唐經書籍志集部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

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

茶案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証易類增連山歸藏子夏易傳詩
類增元王詩禮類增大戴禮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經
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素王妙論法
家增漢律漢令縱橫家增鬼谷子天文增爻氏日月傳廿氏
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占周髀星傳麻諧增九章算術
五紀論五行增翼氏夙角經方增本草凡二十六部

又案夏侯勝傳有洪範五行傳不知何人作後漢武榮碑有
魯詩韋君章句益韋元成撰儒林傳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
楊雄方言十五卷今存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毋丘望之章

司二卷嚴道法二卷並見釋文序錄李悝法經六篇見晉書
刑法志淮南王安離騷傳趙共王恢歌詩四章俱見本傳後
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劉歆傳著三統麻譜又焦氏易林十
六卷京氏易傳三卷今並存枕中鴻寶苑秘書見劉向傳凡
十五部本志皆不著錄

藏書第九

圖

孔子欲藏書周室出於莊子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
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
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也

茶案道佛二藏並存而儒書反多殘缺甚矣吾道之無人也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陰陽著龜蓍占三條當附易麻譜當附春秋五行當附尚書至

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 地理形家之言

若主山川險易閩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相出入若主陰陽宜

旺宅墓休咎則與尚書五行相出入 律令可附法家章程當

立政治一門然高祖傳孝文傳皆屬故事之書次於儒家則章

程六必附此矣

茶案後言高祖孝文二傳當入尚書是也章程當入官禮豈

可附之儒家

別向別錄別故七略後世目錄之鼻祖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

之末乎

案後世目錄繁多因當自為門類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書

館

鄭樵譏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為一謂其胸

無倫謂類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

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牙箴本二書也樵誤以

為一書又謂樂箴當歸祿家是樵直未識其為何物而強為之

歸類矣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漢志則

附官禮之後可矣

蔡葉揚雄著書擬經。班氏為傳言之甚詳。豈猶胸無倫次者。後人讀班氏所為傳。因以知其倫次。而反謂班氏胸無倫次。何其妄也。誠如雄傳所言。適如揚氏之意。別類分門。則太元當入易類。法言入論語類。樂四篇入樂類。箴二篇入禮類。是孔子述六經。而揚氏述四經也。而可乎。班氏惡其僭聖之非。故推小學。本非正經。而以蒼頡訓纂二篇入焉。其餘三十八篇。俱退而列諸子儒家。所以絕之於經也。鄭樵之言。烏知班氏之微意哉。

鄒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謂非任宏
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鄒樵深惡班固以漢志書為班彪曹
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為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
可與論古也。案案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可謂千古名言學者所宜深省也班志叙錄稱軍禮
司馬法鄒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
官職掌也考工之記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叙錄最為
知本之學樵顧深以為譏此何說也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氏
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鄒樵又增益之謂其入道家之
非現班固於兵權謀下注云者伊尹太公諸家別別以略本

屬兩載而班固為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強收於道

也

注者者劉氏本有而班固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

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

歸故事漢志附之春秋稍失其旨世本則當入於麻譜然麻譜

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

文傳

注稱論述再詔

諸書同入尚書部次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

浙

江

祭案管子之才王佐之才也管子之學聖賢之學也管子之政皆有三代之遺意管子之教不外聖王之遺法安見弟子

職一篇非管子所自撰以教學童者乎。應劭注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其言當矣。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元類而求。如叙天文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部首。敘時令當取大戴及小正。小戴月令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部首。敘地理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裁列部首。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可無遺憾矣。

漢志六藝第十三

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某淫詩書禮樂易春

秋六經經解出於禮記不得謂勅說於荀卿也。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

數術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數術略之禱占或

五行類。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

行類。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禱歌

詩。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

分門。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為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

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古今字當依史籀倉頡為

類不當與爾雅為類。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

旒

荼荼古今字既與小爾雅為一類則其書當與爾雅相似如扶服匍匐也阿那旒旒也此類甚多或即古今字所由名乎。劉班必不以篆隸混訓詁也。至二書入存經以其通解五經故附五經雜議之後耳。又何譏焉。

樂部舊有淮南列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為重而刪之今詩賦略不見豈志文亡逸耶。春秋部注有太史公四篇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法耶。

荼荼班固自注出淮南列向等琴頌七篇蓋以其重而刪之

也。而歌詩無頌名。惟賦第三種有孝景皇帝頌第一種。屈原賦內有橘頌一篇。第四種亦有頌德賦。是頌當入賦類矣。然則琴頌七篇已載第一種賦。淮南王賦及列女賦之內耶。

又案禘家有臣說三篇。班固自注武帝時所作賦。是賦可入禘家。與呂氏春秋為列矣。而第一種賦有司馬遷賦八篇。臣說賦九篇。又有枚舉賦百二十篇。而舉傳言為賦頌好嬖戲。作皇太子生賦。衛皇后立。舉奏賦以戒。終上有所感。輒使賦之。蓋其賦多紀事之作。寓勸戒之意。其義近於春秋。故臣說賦得列禘家。而太史公四篇入春秋也。班氏并入賦類。故於

春秋有之耳。非史記之書也。傳言皋為賦頌。而志但載皋賦。愈可知頌與賦為一類矣。

漢志諸子第十四

館

傷家周史六卷。六篇。兵家之書也。周政六篇。周法六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漢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

祭案虞氏微傳二篇。已見春秋。則此乃其互見諸子者耳。尚何議哉。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然與法家當互見司馬遷曰賈生見
錯明申商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當互見春秋部。

茶案春秋部已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矣何待章氏
言耶。

桓寬塩鐵論二十篇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六可附

於尚書。茶案此與尚書何涉而可強附之耶劉向所敘二十七篇說苑新序當

互見於春秋列女傳則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六當

附次春秋互注於詩經部德非該子儒家書也。

茶案劉歆著七略而不敢以其父書入春秋者六避僭聖擬

經之嫌也。章氏誠其全無倫類，此与郝樵譏班固同其淺見焉耳。

道家老子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疏也。

書

案案老子郝氏經傳四篇，若如諸經之例，分析言之，曰老子經二篇，傳二篇，郝氏則現者瞭然矣。劉班所以渾言之者，別於六藝也。何謂不載本書篇次耶。

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

蔡中朗明堂月令
論引魏文侯孝經傳
忘不第錄疑在偽宗
魏文侯在中 指漢

戰國諸侯公子稱為儒家之書欤。

蔡案魏文侯以田子方為師受經於子夏其能為儒家言斷
然無疑若平原君七篇班氏自注甚明乃漢之朱建非趙之

公子也考史記漢書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為淮南王黥布

長安人

相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使從者之行美

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是固有儒者之行矣

其書為儒家言更何足怪史記附酈生陸賈傳漢書與酈陸

同傳而章氏竟誤以為趙公子勝何其疎耶又漢景帝玉皇

若世臧兒六為平原君此班氏所以自注朱建也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
第諸子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敘又
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敘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
諸子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
數者也數術之天文歷譜諸家顯微度數而不衍生文者也使
劉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
古者掌於太卜至於羲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歷譜之下而
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敘也此說以辨以哲陰陽家公禘生
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禘傳

鄒爽姓終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姓
五十二篇注云鄒衍所說

茶案姓終乃終始之謬鄒子四十九篇班固自注名衍齊人
考談天衍鄒子終姓五十二篇班固無注則以上文傳鄒爽
終姓書已注明也乃師古曰六鄒衍所說此顏注之謬非班
自注也然其下又有鄒爽子十三篇班固自注齊人考雖有
爽而史記孟荀列傳言騶衍探現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說
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曰騶爽二頰未騶衍之術以紀
文列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

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然則終始五德之運本行之說，而奭修之，而公倚生傳之也。欽、尹、劄書之人，居傳書人之後，漢志此類甚多，其說見下。

五曹官制五篇法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以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見史記賈生傳此其所以為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因

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核著，惟有列向列女，与此二書耳。法家申子六篇，書今失傳，按列向

別錄申子學考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子曰申
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子害後術而無法是則申子
為名家者流即於法家失其旨矣。商君刑塞耕戰諸篇可互
見於兵書之權謀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
茶案史遷云申子卑。施於名實申子之為名家信矣。但其
學難以名為主其書必言法較多。故劉班入之法家耳若如
章氏裁篇別出之法則申子當入名法兩家而韓子互見
道兵二部是乃班氏所謂譽者為之苟鉤鉤析亂而已者也。
又案兵家權謀有公孫鞅二十七篇其書今亡豈有羈入法

家二十九篇之內者耶。

名家當敘法家之前，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名家之言，分為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墨家隨巢子胡非子，俱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為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必有錯誤也。

蔡集朱子注四書而序其次，則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而終

以中庸蓋以為學之序宜如此也。若以時代為次則當首論語次大學。晉子行人所記次中庸而終以孟子矣。竊意墨家之敘六

當如是。即章句所謂別識心裁也。而乃疑其錯誤何耶。

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之稱倉頡諸

書也。至於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

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以未有深意也。

玉子以首計者。獨見崩通通之傳。不知首之為章計。為篇計。與

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禰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

耶。

茶案子晚子今亡無以考其所言之異若但現班氏注身司馬相似則必多軍禮之言而其書不純于禮不純于兵且必不止言兵不止言禮是以入之禘家也。

尸子二十篇既云商鞅師之恐法家之言即次禘家恐有誤也。

茶案商鞅之法慘礫大息法家至是極矣藉令尸子以法為鞅師其能有加於鞅之法乎蓋尸子之術如呂氏春秋之類儒墨名法無所不包是以是為鞅師耳

呂氏春秋六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尚書而猥次雜家六錯悞也。

茶案呂覽採摭百家兼儒墨合名法乃雜家之正宗劉班之論次允當不易豈若鐸氏微虞傳本為春秋而作者哉劉

知幾譏其本非史書冒稱春秋其言良是藉合劉班徇呂

氏之名信史遷之說存章氏之見以呂覽入春秋互見尚書

不知後人更若何格擊矣且十二月令又當互見於禮經也

豈是覺以一書而兼三經賢於楊雄之擬經多矣天下無實

之名固有可以倖致也足其易者耶。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為地名與
人名書名耳此著錄之苟簡也。

茶案藝文志中此類甚多如太史公百三十篇不知其為官
名與人名書名與齊二十二篇音三十篇不知其為國名與
人名書名與乃他書不識而獨識此強以胸中有鴻烈解三
字耶則荆子不稱雋永六可議矣。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謀家荆刺論五篇其書今不見可荆刺論
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文心雕尤云相如屬詞始讚荆刺是五
篇之首大抵史讚之類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

与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

蔡案書名為論未必有韻班馬史讚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亦皆無韻雕龍所謂讚者不過讚揚之義安知其必有韻耶且正使有韻即謂當互見詩賦是易象傳皆有韻亦當互見詩經耶^獨字以徒但互見之說毋乃專尚鉤爪析瓦耶且即盡如其說亦不過為摘比纂類之書何嘗有別識心裁之意耶

漢志詩賦第十五

浙賦

賦者古詩之流義清列詩於前而敘於後列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稱詩賦豈非顛倒与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也

無義理。今知劉班著錄已終之矣。詩賦前三種之分，亦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後世別集之也。雜賦一種，歛為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與賦同當分體者也。就其別論之，第一種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第三種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劉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群臣附于其下，以人代也。秦時雜賦列于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以時次也。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列向為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今日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以與。

案案第一種賦皆騷體也。宋玉莊夫子賈誼淮南小山列向
王褒諫篇在焉。第二種賦多紀事之作。則揚雄諸賦之屬也。
雄雖儼相如。而其體實与相如異。相如賦多翻空騷之遺也。
揚雄賦多徵實。且寓諷諫。春秋之遺也。故別出之。第三種
賦多詠物之作。則荀卿賦篇之屬也。淮南羣臣之賦皆仿騷
體。故入第一種。秦時禱皆似荀卿詠物之體。故入第三種。禱
賦一種多假物托喻之作。即荀卿成相禱辭之屬。非有別集
集總集之分也。章氏以後世集部之法擬之。謬矣。上所自造
賦次於吾邱壽王覓寬之間。故知其為武帝耳。師古之法非

別有他據也。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為之解矣。當收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何五禘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祭宗廟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秦時禘賦九篇之後蓋其體與荀

卿賦篇不異。時以宣揚上德改稱為頌。而其實則賦也。故次於此。又祭

第一種屈原賦內有橘頌一篇。王褒賦內有洞簫賦。見文選。而本

作洞簫頌。第二種揚雄賦內有羽獵賦。見本傳。及文選。而

賦序乃言遠作晉曰頌。即賦耳。本去區別豈得譏其漫無區別耶。

漢志詳賦而略詩。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云武帝

瓠子秋風之什

或云秋風即在
上所自造賦內

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

而無蘇李河梁之篇

或云襟取有主名詩
十篇或有蘇李之作

茶案瓠子秋風之什當在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之內蓋

自高祖歌詩二篇至此凡四十五篇皆諸帝所為之歌詩也

下次臨江王李夫人等共七篇乃該王及後宮之歌詩也下

次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雖

上所自造而詩為諸王後宮作故次於此以類相從也其後

吳楚汝南歌詩至河東蒲反歌詩凡四十五篇乃郡國之詩

猶十五國風也其後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襟各有主名歌詩

禘歌詩蓋皆京都人之作次河東蒲反之後者猶王風之後於
邶鄘衛也其後維揚河南及周謠歌詩乃前代建都之地
次京都人之後者猶商頌之後於周頌也其後漢神歌詩送
迎靈頌歌詩當次於宗廟歌詩之後周歌詩當次於周謠歌
詩之後南郡歌詩當次於吳楚汝南之後而編於末者蓋所
得最遲故補錄於後耳其次第先後大約如此正不必以周
詩風雅頌之體繩之也現車志為黃門倡姓名則車志之
先不必始於田千秋矣抑思或即千秋之後耶
歌詩一門禘亂無叙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

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遊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
之屬也。宗廟歌詩。該神歌詩。遠近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為詮
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蹤蹟矣。

案案歌詩之序列。班別有心。或說已見上。誠如序氏之論。別
以揚雄擬經。孔行王通續尚書之故。智耳。恐又遭後人之抨
擊矣。

漢志兵書第十八

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
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

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火第

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為本，以藝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謀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宗之孟子十一篇同。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宗之伍子胥十篇與謀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号雖異，而實為一人，二篇著其是否一書也。

辨章下

二十

漢志教術第十七

教術該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禱子星、五殘禱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証者也。漢日奇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比日奇氣圖一卷可証。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証。圖書秘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麻譜之錄。後麻志賈逵論引甘蠆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決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非特不能釐別圖書，釋月宗學即僅如任宏三兵書，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

則有醫經、方二種而已。脈書為書竟缺其目。房中神仙事兼道術，非後才技之正宗矣。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接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脈書藥書也。

書校讐通義後



章氏之學既得力於漢藝文志，因為校讐通義三卷，蓋為漢志而作，然其未得列班之意者何多也。謂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其失一。謂古今字不當以爾雅為類，其失二。謂列向所序非儒家之書，其失三。謂後世類書不可入子，其失四。謂申子當入名

家其失五。謂創書之人。不滿居傳書之人。後其失六。謂子晚子
當入兵家。尸子當入法家。其失七。謂呂氏春秋當附春秋。尚書
其失八。謂黃帝銘。荆。刺。論。當互見於詩賦。孝景皇帝。頌。當敘
詩歌之後。其失九。謂歌詩。一。門。禠。亂。無。敘。當依風雅頌為次。其失
十。至儒家。平原君七篇。不知為漢之朱建。而以為趙國公子。狃
互見之說。好為鉤鉅析亂之學。猶其失之小焉者耳。然其謂心
不平者。不可身論古則。深中鄙樵之失。遠追三代。直道之。公可
謂千古之名言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諗世之好論古者。癸亥日
下午茶記

甲午夏五月會稽徐元劍啟

浙江圖書館



柔兆涒滩秋八月錢塘丁兵誠謹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6433

一九 年 月 日

朱兆詔雜款八月錢塘丁兵識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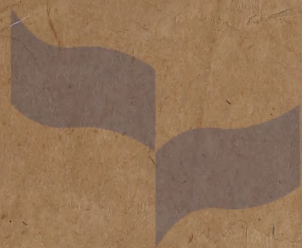
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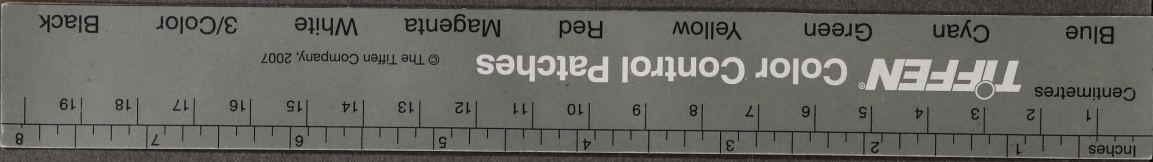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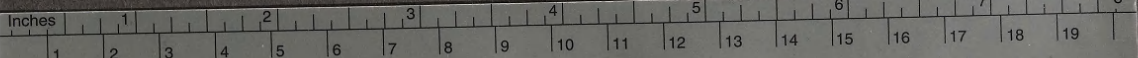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